

天邊的雲已經看不清，日落西山，日曆上赫然印著「23」，我記得今天是她的生日，也是我第一次和她見面的日子。我摘下眼鏡，眼前一片模糊，我望向窗台邊的那一條綠道，思緒卻飄向遠方。

我與她相識於校門前的一個面包屋裏，因為看上同一個榛子蛋糕的認識，我們互相謙讓，最終我選擇了另一種口味的蛋糕，而她歡歡喜喜地買下櫥窗裏最後一個榛子蛋糕。出門臨別時，她問了我的姓名和住處，發現我們竟是同校的校友，生日也是差一天，她很高興地和我擁抱了一下，就跑著離開了。看得出，她是一個很熱情地女孩。

我沒有想到她第二天會來找我，她在班房門前探頭探腦，像一只土撥鼠。她很熱情地拉著我的手，「找了兩個班房啦，原來你在這！」她像只小鳥一樣唧唧喳喳的，很快我們就熟絡起來，成了形影不離的好朋友。我是個很慢熱的人，平時在班裏也沒什麼朋友，所以她的出現，像個小太陽一樣，把我的心照得暖暖的。

想到這，我鬼使神差地笑了起來，拿起鑰匙，出門往那家面包店走去。我還記得，那時候很流行一種姐妹手環，象徵著友誼天長地久，我和她也買一對，她很開心地和身邊的同學炫耀了很久。可是好景不長，因為我大她一級，畢業班的壓力令我和她不能再和從前一樣多機會見面，漸漸地，似乎有什麼在悄悄發生變化……

我和她偶爾的見面也開始變得冷淡和尷尬，也不再像以前那麼多話題，可以談天說地。短暫的見面難以維持熱烈的友誼。但她依舊像個小太陽一樣，安慰我課業上遇到的挫折和壓力。只可惜受疫情影響，我和她到畢業也沒能見一面，等到疫情稍緩想見面時，卻又不知如何開口了。

麵包屋還沒打烊，亮黃的燈光把店鋪照得暖洋洋的，忽然，我似乎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。是她？她仿佛也察覺到什麼，抬起頭來就楞了許久。我說：「好久不見，真巧啊！」她有些局促地握了握手，「好久不見，你最近好嗎？」「還不錯。你呢？」「我挺好的，那最後一塊榛子蛋糕讓給你吧。」她指了指櫥窗，沒等我反應過來拒絕，她又說：「祝你生日快樂，我還有事，先走了，再見。」她匆匆走了。我看著她背影，只覺得她身上的小太陽隕落了，變得冷淡又疏離。或許這也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。

我拿著蛋糕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只覺得人生的旅途就像一趟長途火車，沿途的風景雖然很好，但很難得留住。一路上，總會有人到站下車，不會有人一直陪著你，到終點站的只有我自己。